



胡景芳 著

死里逃生



死 里 逃 生

胡景芳著

新 世 纪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 张 宪

责任编辑 李志光

死 里 逃 生

胡景芳著

新 世 纪 出 版 社 出 版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3 插页 193,000字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9,400册

书号 10430·17 定价 1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《死里逃生》、《小树成林》、《逆境》三个中篇小说。

《死里逃生》写“我”的一家在旧社会的悲苦生活，“我”和弟弟苦牛在八路军的革命熔炉里，学文化，探敌情，炸炮楼，在对敌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故事。

《小树成林》写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失足少年田苗、王宇在工读学校老师的热情关怀、教育下，不断进步，机智勇敢地协助民警叔叔活捉抢劫犯的故事。

《逆境》写一位农村孤儿进城后，不畏逆境，自珍自爱，努力学习，刻苦磨练，奋发向上的动人故事。

作品塑造了石榴、苦牛、田苗、玉林等一批少年儿童可爱的艺术形象。故事生动，形象鲜明，语言朴实，生活气息浓郁。

目 录

死 里 逃 生

	开头的話.....	3
一	掏狼崽兒.....	4
二	瓜棚的夢.....	18
三	狗驴比賽.....	29
四	二铁逃跑.....	37
五	茫茫雪天.....	45
六	碾房惨景.....	51
七	寻找太阳.....	65
八	死里逃生.....	78
九	沟底奇遇.....	80
十	病床历险.....	91
十一	醉狗事件.....	98
十二	草垛火光.....	107
十三	大雁传信.....	122
十四	姐弟请战.....	188
十五	山鸡立功.....	188

十六	车棚智斗	145
十七	弟弟在哪	152

小 树 成 林

一	原来是他	161
二	飞碟部下	166
三	奇怪的病	171
四	不当狗熊	182
五	考考老师	190
六	关怀	197
七	悠悠父母心	206
八	心愿	211
九	二劝小兄弟	223
十	站队风波	232
十一	好事多磨	239
十二	立功补过	248
十三	补课	254
十四	智擒飞碟	261
十五	光荣返校	272

逆 境

一	“显微镜”失灵	279
二	苦练	281

三	越野	289
四	谜	293
五	谜底揭开了·····	300
六	为了成才	306

死 里 逃 生

开头的話

我是在北方偏僻的山区长大的。那儿的山可高可大啦！大城市里的楼房高吧？要是放在山区的大山上，也就象长在人身上的一根汗毛。可是在旧社会，山区哪儿有楼房呀？这么一座老大老高的山，只在山半腰上，有我们家一间石头房子。这间小石头房子，是爷爷领着爸爸从山东逃荒到这儿，饿着肚皮搭起来的。搭成房子，又开出几片巴掌大的“挂画”地。一年忙到头，打下的粮食，除了爷俩填饱肚子，还能供养爷爷为爸爸收养的童养媳——一个逃荒的孤儿。谁料到好景不长。就在妈妈生我的第三天，财主暴花秃的管帐先生——笑面虎来了，说这座山是财主家的，得给十几年的地皮钱。爷爷好说歹说，才用给财主家看山做条件，住了下来。可这一看山，又出了麻烦：淘气的山羊把山枣棵子啃了，财主叫赔；穷人家没烧的，砍了几棵枯树，财主就勒令，丢一棵补栽十棵。爷爷只好夜里守山打更，白天种地、栽树。不到几年，就活活给累死了。爷爷死了，爸爸、妈妈接着看。妈妈生下小弟弟不久，就得了肺病，病情一天比一天重，后来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。爸爸要用勒紧裤带积攒下来的几块银洋，给妈妈请位大夫看病。妈妈说死也不让，嘱咐爸爸：“好歹把钱攒够，在山底下搭个窝，领着孩子逃出这杀人的火坑！”妈妈临死时，还紧紧地攥着几块银洋。可这点钱，连口薄板棺材也买不上。逼得爸爸无路可走，又跟财主借了

债。为了还清这笔棺材债，爸爸到财主暴花秃家当了长工。每个月只在月亮圆的时候，回到山上看我们一趟。平日照顾小弟弟的担子，就落在我这刚刚十一岁的姐姐肩头上了。

我和弟弟，从没有月亮的初一，就坐在石头门前盼啊盼，一直盼到十五。十五，月亮圆了，爸爸就回来了。

那年五月，月亮又要圆了。我就从月亮圆的那天讲起吧！

一 掏狼崽儿

我背着一大柴篓干树枝子，在弯弯曲曲的小山道上走着。拧着旋儿的山风，从山顶上压下来，吹得山枣棵子呜呜直响，仿佛有数不清的孩子哇哇地哭叫着。头顶上又陡又险的石级，象是被风掀动，一块块要往脑袋上砸来似的，吓得我连头也不敢抬。大柴篓兜着风，重得象个大碾砣，压得我的汗水湿透了头发，渍疼了眼睛。背绳一拱一拱地直往肉里勒，勒得肩膀火辣辣的痛。坐下歇歇，喘口气吧！不行，光留下淘气的小弟弟一个人在家，我可放心不下。我拢拢头发，抹一把汗，把腰又往下哈哈，脸都要挨着地了。路旁那焦绿的星星草尖儿和瓦蓝的马莲花瓣，一个劲儿刮我的脸。我用手拨开草茎，嘴里数着“一二三四……”，咬着牙，屏住气，总算背到了家。

我们家，没有院墙，空旷的石头房子前边，只有一棵老松树看家。这棵松树是爷爷搭房子那年，从山后一条石缝里移栽过来的。经过几个大旱年，山上的花草小树，差不多都

旱死了几回，唯有这棵老松树，总是那么油绿油绿的，跟冬寒夏旱、狂风山洪抗争着。仿佛舍不得离开我家这间孤苦伶仃的石头房子似的，一直挺拔地站在门前。爸爸一遇到难处想不开的时候，住在山根下的陆奶奶常常指着松树劝爸爸：

“你瞧瞧那棵老松树，没人给它浇水上粪，也没人给他剪枝修叶。冬天，大雪压它，北风吹它；夏天，冰雹打它，暴日晒它。它从不叹气，不流泪，一个劲儿地从山砬缝里往下扎根，朝上长叶。难道说五尺高的汉子还不如一棵松树？”不知道是怕陆奶奶生气，还是想起爷爷逃荒创业的苦楚，爸爸听见这个松树的故事，就点点头不再寻死觅活地叹气了。小弟弟也学了陆奶奶这一招，在我做错事抹泪的时候，他就刮着脸蛋臊我：“哼！五尺高的汉子，还不如一棵松树！”常常逗得我挂着泪疙瘩“扑哧”一声笑了……

我走到松树底下，想招呼小弟弟帮忙卸下柴篓。一抬头，呵！弟弟趴在老松枝上挂着的那个方筐箩里睡着了。一双胖胖的小手搭在筐箩沿上，支着圆圆的小下巴。两个小鼻孔一翕一翕的，发出轻微、不均匀的鼾声。小弟弟累了，让这没妈的孩子多睡一会儿吧！我使尽最后一点力气慢慢蹲下，轻轻放下柴篓，就势靠在柴篓上，舒舒服服地端详起可怜的小弟弟来。

小弟弟，多么叫人喜欢的小弟弟呀！瞧那黑红黑红的脸上，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闭上了。漆黑的睫毛又弯又长，胖嘟嘟的双腮上，点着两个深深的酒窝，两弯小嘴角微微翘起。就是在哭的时候，人们还以为他是嘿嘿地笑哩！

妈妈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，弟弟过“百岁”^①的时候，长得就这么逗人。脑袋圆溜溜，身子胖墩墩，壮实得象个打场的石滚子。妈妈跟爸爸商量：

“给孩子起个小名，叫‘石滚子’吧！”

爸爸是出名的厚道人，胆子比山麻雀还小，连连摇头说：

“那可不行，少东家的小名叫‘肉滚儿’，一个扛大活的和当老妈子的儿子，怎么能跟少东家重名呢？”

妈妈一琢磨，爸爸说的在理，叹口气说：

“这样俊的孩子，要是生在财主家，说不定有多大的福气。可落到咱们穷人家，只当多添一条受苦的小牛罢了。”

爸爸一听，反倒笑了，望着小弟弟说：

“我看就叫‘苦牛’吧！”

妈妈死去那年，弟弟才三岁。爸爸看他太小，家里没有懂行的人抚养，打算送人。我说什么也不干。可是爸爸不说行，也不说不行，一个劲儿地巴哒他的小烟袋。后来，我急得没法儿，就找来了山根下的陆奶奶。

陆奶奶也是逃荒户。老伴儿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，死在煤窑里。儿子又被派上“国兵”，在长城脚下白马关一带驻防。到“八·一五”日本投降才逃回来。那时候，爸爸、妈妈常常照顾陆奶奶，给她打柴送米。陆奶奶常说，我们两家是一条藤上的苦瓜，一个瓜在山上，一个瓜在山下。

陆奶奶听说要把弟弟送人，拐着小脚跑到山上，对爸

① 小孩生下一百天，为了吉利，叫百岁。

爸说：

“牛他爹，你是一时糊涂啊！把孩子送人？有钱人家，咱不能给；穷人家想收，又收不起。你把他送给谁啊？”

“大婶子，小牛是我的亲骨肉我也难舍啊！可孩子这么一丁点，留在这儿，早晚不得变成狼食儿啊！”爸爸痛苦地长叹一口气说。

我急得直搓手，在旁边搭话：

“狼吃不了我，我就不让它吃了弟弟！要送人，把我也一块送出去吧！”

爸爸听出我说的是气话，狠狠地瞪我一眼。陆奶奶顺着我的话头，接着劝说爸爸：

“你放心！有我帮把手照看，好歹也能把苦牛拉扯大。别往窄处想啦！你瞧那老松树，年年结籽，没怕兔子吃过！”

陆奶奶的话真灵，一提老松树，爸爸的眼睛湿了。答应把弟弟留下来，再没提过送人的事。

我只怕野狼吃掉弟弟，出去的时候，就把他拴在门前那棵老松树的枝桠上。有一次不知他怎么把绳套闹腾松了，从枝桠上滑下来，绳子吊着一条大腿在半空里晃荡着。弟弟把嗓子都哭哑了，脚脖子勒出一道血筋筋。亏得那天赶上爸爸回家，不然，说不定就勒死了。爸爸骂了我一顿。我委屈地说：“放在屋里，狼吃了咋办？吊着总比狼吃了强。”爸爸瞪了我一眼，就把大方筐箩用绳子吊在树上，把弟弟往里一放，又凉快又宽绰，比富人家的摇篮还美哩！

弟弟就在耿直倔强的陆奶奶怀里和松枝上这个大筐箩里

长大了。看！这胳膊、腿，长得多黑多壮实。论胆子，比我大多了。他常常一个人出去摘山枣，捡柴禾，一筐一捆地给陆奶奶家送去。有时候还帮陆奶奶生火下米熬粥哩！喜得陆奶奶眉开眼笑地对爸爸说：“看哟！苦牛没成人呢，我就得了个好帮手了！”弟弟听见夸奖，嘻嘻地笑着，攀起陆奶奶的脖子打滴溜……想到这儿，我不由得笑出声来。

弟弟被我的笑声吵醒了，支起小胳膊，在筐箩里坐起来，用手背揉着溜圆的大眼睛问：

“爸爸回来了？”

我摇摇头，脸上的汗珠洒了一肩头。弟弟象是突然发现了什么似地，乐颠颠地喊道：

“姐姐，等着！我能一下子把你的柴篓卸下来！”

他说着，忽地站起，就要往下跳。大方筐箩被他登得象浪头上的小船一样，在半空摇晃着。

“抓住绳子跳！”我的话还没落音，他已经“咕咚”一声跳了下来，屁股重重地摔在山坡上。我以为他准得大哭一场呢！嘿！人家一颗眼泪疙瘩也没掉，两只小手揉搓着屁股蛋儿跑过来，呼哧呼哧地帮我卸下了柴篓。

“摔疼了吗？”我揉着勒红的肩膀，心疼地问。

弟弟把小鼻子一耸，挤着眼睛，拍着屁股说：

“可结实啦！锤子也砸不坏！姐姐，我帮你揉肩膀！”

“苦牛，别闹了。快做饭吧，爸爸该回来了。”我抱起干柴走进屋。

“行！”他连蹦带跳地跑进屋里，一找木杓、水瓢、炊帚，

都没了影，准是又让野兔给叼跑了。因为做饭的家具上，有饭粒的香味，野兔偷家具，在我们山区一点都不稀奇，野狼叼走小孩的事儿还常常发生哩！

弟弟象走熟路一样，到树窟窿和草窠里，找到了家具。还没进屋，他就喊：

“姐姐，你看！”

我一看，喝！除了找回了家具，他还捧回来一只小野兔和三个鹌鹑蛋。小兔子瞪圆通红的眼睛，登腿耸腰地闹腾着。弟弟生气了，照准兔子的脑门打了一巴掌。这是我们山里孩子治服野兔的好办法，小兔子不动了。我望着闭上红眼睛的小兔，不知为什么竟心酸起来，说：

“你抱来小兔子，兔妈妈多着急啊！”

“哼！谁叫它不听妈妈的话，欺负咱们呢？”弟弟可能发现我的脸色不好，立刻变换语气说，“姐姐，咱们弄条小狗吧！有了狗看家，兔子、野狼就不敢欺负咱们啦！”

一提起养狗，我的心更酸了。妈妈活着时，常跟我讲狗的故事。说早先，爷爷养过一条好大好大的狗，名字叫“四眼儿”。四眼儿可通人气了，还救过妈妈的命哩。有一年下大雪，妈妈带着四眼儿到山里去背柴草。回来时，天黑雪大，妈妈的脚下一滑，连人带柴滚进了大山沟。沟深雪厚，一下去就没影了。四眼儿左闻闻，右嗅嗅，对准雪洞跳下深沟。看见妈妈扔掉了柴草，正用双手朝四外扒雪，四眼儿也仿照妈妈的样子，狠劲儿地扒。好不容易扒到了沟壁下面，由于惊吓和寒冷，妈妈的手脚麻木了，几次爬沟坎，都滑了下

来，累得妈妈喘着粗气躺下了。四眼儿已经爬上沟沿，望望妈妈没上来，它又跳下去，用嘴咬着妈妈的棉袄往上拖。妈妈那穿了几年的打补丁棉衣，禁不住百十来斤重量的拉扯，被扯成条条，露出了黑旧的棉花，可妈妈只被拖出二尺远。妈妈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四眼儿，快，快回去，告诉爷爷，说我，在这儿……”妈妈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嘴里打着牙巴敲，身上抖成一个团儿。用哆哆嗦嗦的僵手，推了四眼儿一把。可四眼儿不懂妈妈的话，没有回家。反把自己那毛茸茸、暖温温的脊背，紧紧地靠偎在妈妈的手上、身上。妈妈借着四眼儿的体温，心里觉得有了暖和气，哆嗦减轻了许多。四眼儿趴了一会儿，伸出脑袋往妈妈的肩膀下钻。妈妈以为它要到身子底下去取暖，就用劲儿抬了一下肩头，四眼儿趁势拱进去一掂，把妈妈掂上脊背，趴在雪地上“汪汪”地叫着不动了。啊！妈妈明白了：“是叫我趴在你的背上啊！可你驮得动吗？”妈妈说着，两手抱住了四眼儿的脖子。四眼儿真的站起来，一步一步把妈妈拖上了沟沿。等到爸爸来寻找妈妈的时候，已经离家不远了。

四眼儿不只救过妈妈，还能给妈妈看家。山里野狼多，常常下山到村里去叼小猪，我家就在山上，养的小鸡、小鸭，从来没丢过。只要四眼儿一哼哼，野狼便吓得远远的跑开。可四眼儿对小鸡、小鸭，就象个大哥哥一样，相处得象一家人。有时贪吃的小鸡天黑不回家，只要妈妈“咕咕”一叫，四眼儿就颠颠地跑去，对着小鸡又跳又扑地赶它们回窝。

我每次听到妈妈讲四眼儿，总想再见见四眼儿，就问